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苍蝇意象

——透视现代人生精神的一个小视角

邵宁宁

内容提要 现代文学中的苍蝇意象，集中折射着现代人生精神的复杂品格。不同作家笔下的苍蝇形象，寄寓不同，指涉各异；或以自喻，或以喻人；或以寄情，或以反讽；但均突出反映着作者人格精神的某一重要特征，而将这一切串连起来看，也可使我们从意识的深层，窥见现代知识分子精神自新之旅的一种复杂变换轨迹。

苍蝇是一种惹人讨厌的小生物，但古今中外的文学，却从来都不少它的点缀。1934年林语堂创办《人间世》杂志，倡言小品文写作“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①，小小苍蝇，在当日文坛颇引出了一场不小的的是非。而此前此后的中国文学，也的确不时可见苍蝇的踪影。从周作人、鲁迅到林语堂，从闻一多、戴望舒到纪弦、何其芳，从毛泽东、穆旦到聂绀弩、洛夫，同一的意象，寄寓着不同的人生情怀，承载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功能，而通观这一切，也不难使我们从意识的深层，窥见现代知识分子精神蜕变的一种复杂轨迹。

从审美静观到人生讽喻——周氏兄弟笔下的苍蝇

苍蝇之见于中国文学，最早大概是在《诗经》里。《齐风·鸡鸣》写一对情侣早晨的对话，“匪鸡则鸣，苍蝇之声”，将嗡嗡营营的蝇声与一种春宵苦短的缠绵联结在一起。钱钟书《管锥编》论此，谓可与莎士比亚剧中写情人欢会“此夜莺啼，非云雀鸣也”相“比勘”^②，卑污肮脏的苍蝇居然与欧洲文学中的浪漫符号“夜莺”有过相似的作用。但像这样不带偏见地描写苍蝇，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概只能算是一个特例。

更为常见的是，几千年来中国文学中的苍蝇意象，自始至终都和一种道德/卫生的隐喻纠缠在

一起。“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就是在同一部《诗经》里，《小雅·青蝇》这个以苍蝇比谗佞的隐喻，影响较前引句例显然更为深远。《楚辞·九叹》：“若青蝇之伪质兮，晋骀姬之反情”，王逸注：“青蝇变白使黑，变黑使白，以喻谗佞”；“楚国青蝇何太多，连城白璧遭谗毁”（李白《鞠歌行》）。嗡嗡营营的苍蝇，于此又多出了一项颠倒黑白的新罪名。纵贯整部中国文学史，苍蝇的意象，除了极少的例外^③，都与嗡嗡营营、颠倒黑白、逐臭嗜血这类“小人”品性联系在一起。“逐臭苍蝇岂有为，清蝉吟露最高奇”（徐夔《逐臭苍蝇》）；“争名利何年是彻？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攘攘蝇争血”（马致远《秋思》）。

也正因此，远离“苍蝇”，也就成为表现洁身自爱的最常见比喻：白居易《相和歌辞·反白头吟》：“火不热真玉，蝇不点清冰”；苏轼《祭黄几道文》：“身为玉雪，不污青蝇”；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一一四》：“休矣著书俟赤鸟，悄然挥扇避青蝇”。类似的喻意，自古绵延至今。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曾一再揭示一些身体的疾病——如结核、麻风、梅毒、癌症、艾滋等，是如何一步步地演化成道德的隐喻，从而构成了对患者精神的一种格外的重压^④。从上述意象看，人类的道德意识，其实从一开始就和一种“卫生”意识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尽管古人尚不知苍蝇能传播疾病，但只要一提到

苍蝇,几乎所有的人都还是会同时联想到一种身体和道德的双重不洁。

在现代中国,首先将苍蝇当作文学表现的对象而引人注意的作家,是周作人。其发表于1924年7月《晨报副镌》的《苍蝇》一文,从一个很小的话题,牵扯出丰富的人生内容,古今中外、科学人文、神话民俗,行云流水,随意挥洒,于淡然安闲中流露出一种理性通脱的人生风姿,不但为周氏“美文”赢得了令誉,而且刚好也为林语堂“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文章理想提供了极好的说明。

而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就在他所用的那样一种超然而审美的视角。文章开头说:“苍蝇不是一件很可爱的东西,但我们在做小孩子的时候都有点喜欢他。我同兄弟常在夏天乘大人们午睡,在院子里弃着香瓜皮瓢的地方捉苍蝇……”轻轻一笔,便将一向被视作逐臭附骥恶物的苍蝇从传统的道德/卫生隐喻中暂时拖离,而将其置于一种审美静观对象的地位。接下去“苍蝇能够传染病菌”云云的话,虽然再一次趋近了“卫生”(甚或“道德”),但真正是点到即止。让他感兴趣的与其说是苍蝇,不如说是古今中外艺术人文对它的表现。

像这样以一种完全审美的、平和的态度挥洒人生、谈论万物,是周氏“美文”的至境,也是林语堂30年代文章理想的一个范例。《人间世发刊词》中的“苍蝇”,看似信手拈来,暗中所受其实是周氏名文的影响。也正因此,在30年代的中国,所谓“谈苍蝇”,暗示的也不仅是一种文风,而且是一种超乎现实、超乎功利的精神优裕。这本该也是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的一个重要侧面,只是在当日中国,一切还显见地不大合乎时宜^⑤。

与周作人一样,鲁迅也是现代文学中喜欢谈苍蝇的作家之一。周作人文章里提到的兄弟游戏,让人想起《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的“捉了苍蝇喂蚂蚁”;而他有关法布尔《昆虫记》的说法,同样让人想到《春末闲谈》那意味深长的开头^⑥。周氏兄弟的生活经验与知识结构的确有许多共通的地方,但两人的人生态度与艺术旨趣,却又有着截然的不同。这一点,同样体现在他们有关苍蝇的描写上。和周作人平和淡远的审美静观不同,鲁迅笔下写到苍蝇,始终都包含着尖利的人生讽喻。以下是三则他有关苍蝇的著名描写:

其一,《死后》写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正高兴没有熟识的人发现,以“或者害得他们伤心;或则要使他们快意;或则要使他们加添些饭后闲谈的材料”,然而,就在这时,

嗡的一声,就一个青蝇停在我的颧骨上,走了几步,又一飞,开口便舐我的鼻尖。我懊恼地想:“足下,我不是什么伟人,你无须到我上来寻做论的材料……。”但是不能说出来。他却从鼻尖跑下,又用冷舌头来舐我的嘴唇了,不知道可是表示亲爱。还有几个则聚在眉毛上,跨一步,我的毛根就一摇。实在使我烦厌得不堪,——不堪之至。

忽然,一阵风,一片东西从上面盖下来,他们就一同飞开了,临走时还说——“惜哉!”……^⑦

其二,《战士与苍蝇》: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现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

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

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⑧

其三,《夏三虫》^⑨,限于篇幅,读者可自查。

这些“苍蝇”,无疑是鲁迅贡献给现代文学的最为精妙的人格造影之一。鲁迅笔下的苍蝇意象,仍然有着鲜明的道德/卫生隐喻。所不同的是,传统文学中符号化的意象,在这里幻化为意义更为丰富的艺术情境。“苍蝇”的人格讽喻意义,也变得更加具体、饱满。可以说,对这些与“战士”相对立的“苍蝇”习性的揭露,构成了鲁迅现代人格批判的一项重要内容。与周作人的闲适淡远不同,鲁迅的文字精警、奇幻,冷嘲的语气间满浸着现代人生的荒谬感。即此,我们也不得不惊叹他洞察世态、剖解人心的深刻透辟,也不得不惊叹他化用传统,创造艺术新境的超凡能力。

同样耐人寻味的,还有小说《在酒楼上》的一段著名比喻:

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

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来了。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⑩

《在酒楼上》是鲁迅最诗意、最精粹，也最有人生自况意味的作品之一。出现在这里的这只“苍蝇”，虽然别有所喻，但其间混杂的厌倦、失望、幻灭、绝望、自嘲、悲凉等复杂生命体验，却已完全超出了传统文学中的苍蝇意象的蕴含。从此，现代文学中以“苍蝇”为喻体的人生讽喻，每每都和知识者的自我解剖联系在一起，而具有了更复杂的意义。

现代灵魂的自审与自诬——从 闻一多到纪弦、何其芳

苍蝇，也是西方文学的常见意象。西方文学中写到苍蝇的名作，数不胜数，但出现在这些作品中的苍蝇意象，通常都不像周氏散文所引那样轻松、惬意，而更常跟一些严肃的人生、社会主题联系在一起。令人印象深刻的，首先是勃莱克的小诗：

小苍蝇，/你夏天底游戏/给我底手/无心
地抹去。//我岂不像你/是一只苍蝇？/你岂
不像我/是一个人？//因为我跳舞，/又饮又
唱，/直到一只盲手/抹掉我的翅膀。//如果
思想是生命/呼吸和力量，/思想底缺乏/便等
于死亡，//那么我就是/一只快活的苍蝇，/
无论是死，/无论是生。^⑪

以轻快、幽默的笔调，抒写人生、命运的沉重感怀，影响至为深远。从艾米莉·狄金森表现一个人弥留之际对世界最后感觉的诗《我听到苍蝇的嗡嗡声》，到曼斯菲尔德包含着深刻的生命反思和命运悲悯的小说《苍蝇》，再到萨特寄寓着存在主义哲学的名剧《苍蝇》，戈尔丁揭示人性之恶的《蝇王》，类似的沉重，以不同的方式，一直回响在欧洲主流的文学里。苍蝇的意象，始终都和死亡、命运、灾难、挣扎、人性之恶，这类阴郁的思绪联系在一起。

特别值得一说的，还有波德莱尔《死尸》一诗中的有关描写。这首早在1924年就被徐志摩翻

译到中国的诗作^⑫，全篇采用的都是一种向爱人倾诉的口吻，描绘一个夏日清晨街头所见，焦点集中在—具腐尸上：“苍蝇在烂肚之上嗡嗡来往。/肚心钻出浓液似的/黑蛆群，穿过……”，最令人惊讶的是，临近末尾，诗人又将笔锋一转，而将隐喻的内涵直接指向聆听者：“——可是你，你也将像这堆秽物/这堆可怖的烂污……”^⑬这里与腐烂、污秽、死亡紧相邻接的苍蝇意象，突出地体现着现代人自我认知中的一种悲观，在中国作家笔下，也不断产生出新的回响。

闻一多写于1926年4月15日的《死水》，一向被看作是20世纪中国的一朵“恶之花”。而他发表于1927年9月10日《时事新报·文艺周刊》的《口供》，更以其结尾突兀出现的那一只“苍蝇”，而被论者明确地与所谓的“世纪末”思潮联系在一起^⑭。“我不骗你，我不是什么诗人，/纵然我爱的是白石的坚贞，/青松和大海……”全诗十行，除了开头一句，前面七行渲染的都是典型的诗人情怀，临近结尾，笔锋却忽然一转：“可是还有一个我，你怕不怕？——/苍蝇似的思想，垃圾桶里爬。”

从这一只“苍蝇”，人们的确不难认出波德莱尔的身影。借《死水》中另一首诗的标题说，《死水》、《口供》表现的都是闻一多对社会人生的新“发现”——“恶”的发现。如果说，《死水》发现的“恶”主要指向外在的世界（社会）；那么，《口供》发现的“恶”更指向人的内心。如果说《死水》是审他，那么，《口供》就是审我。除了波德莱尔，这里更重要的其实还有弗洛伊德的影响。闻一多所谓“还有一个我”，明显地指向人的潜意识世界，“苍蝇”的意象，清晰地暗示着人的“本我”。我们在这里，不但看到了现代知识分子那一种极具道义承担意味的自剖、自审，而且看到了由于对自我人格中的这种“恶”的夸大、渲染而滋生的一种意义更为复杂的人格自诬。

对人类自我认知史而言，精神分析学说对潜意识的发现，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从正面说，正是由于对这个非理性的“本我”的发现，使人告别了有意无意的自蔽、自欺，从而更加接近了主体存在的真实之境。从负面说，也正是因为这个发现，加剧了人在自我认知中的悲观，同时导致现代艺术将表现种种人格的分裂、畸变视同常

态。就此而言,闻一多笔下这只“苍蝇”,正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个最鲜明的标志。同时,需要注意的还有,《口供》中所表现的这种人格自疑,也与现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精神剖析传统有着深刻的联系。从《狂人日记》中的“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到《一件小事》中的感觉要被“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类似的罪孽感、不洁感,其实早就出现在鲁迅的小说中^⑤。如果说,闻一多的发现,自觉不自觉地与一种精神分析学说揭示的人格结构有关;那么,鲁迅的发现,则更来自文化和历史的自省和批判;虽然存在着自然人格和社会人格上的不同,但两者凑泊在一处,所形成的自我认知中的这种罪孽感、不洁感,却的确为现代知识分子自觉自愿地接受改造,提供了深层的精神心理基础。

到30年代之后,苍蝇仍然是现代诗人笔下的常客。戴望舒的《秋蝇》借苍蝇的复眼,展现秋天的意境,借苍蝇翼翅的疲软、僵木、沉重、虚飘,表现秋意对生命的戕残,将一种古典的情调,与一种全新的“世纪末”体验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从表现方式到感觉内容都给人一种耳目一新之感。而纪弦作于1935年的《人类与苍蝇》不啻是开放在现代中国诗坛的又一朵“恶之花”：“倘你问我为什么憎恶人类, / 则我问你为什么憎恶苍蝇, / 人类并不比苍蝇高贵些。 / 苍蝇的形体也是一个美学之实践: / 它有着对称的复眼, / 对称的脚和翅翼; / 当它散步于玻璃窗上, / 亦不减于人类的风度呢。 / 你岂能否认它也是上帝的杰作之一, / 而世界乃一奇臭的垃圾堆, / 我亦具有苍蝇之一切癖性的。”^⑥在这里,我们不但可以更明显地看到波德莱尔的影响,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死水》的精神,在文学中是在怎样地延续。而其作于1936年的《苍蝇》更具一种审美和讽刺的奇趣:

苍蝇们从开着的窗子飞进来, / 我的眼睛遂成为一个不愉快的巡逻者。 / “讨厌的黑色的小魔鬼! / 一切丑恶中之丑恶!” / 我明知道我这严重的诅咒是徒然的, / 而当我怨恨着创造了它们的上帝时, / 它们却齐声地唱起赞美诗来了。^⑦

和前面所引大多数作品不同,这里的苍蝇已不再是某种单面的外在之恶或内在之恶的喻体,也不再是受某个主体支配的游戏或寓怀的对象,

而更是一独立的生命与主体。作为上帝的造物,它的存在,并不因外在意识的投射而改变意义,诅咒的徒然彰显了人的霸道,也彰显了他的虚弱,“怨恨”则更显露了他的狭隘、可怜。苍蝇的意象在这里不再用于自喻、自诬,而用于反衬人类的横暴、僭妄、无能。这样的描写,的确既超越了传统的道德/卫生隐喻,又超越了现代的审丑剖析。诗的活泼意趣和暖色调,也越出波德莱尔,而更使人想起勃莱克诗的末段。不过,至少在30年代,要想理解它所表现的这一切,还是缺乏广泛的社会思想和认识基础。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苍蝇意象,从总体上仍难脱开道德/卫生的隐喻,即便是加入了波德莱尔式的现代意识,所带来的变化也不过是将批判的矛头从他人转向了自我,从外部转向了内部而已。令人惊异的只是这种自我批判的发展,越到后来,越显现出一种完全的自我否定意味。

以下是何其芳作于1936年底的《醉吧》中的几节:

震慑于寒风里的苍蝇 / 扑翅于纸窗前, / 梦着死尸, / 梦着盛夏的西瓜皮, / 梦着无梦的空虚。 // 我在我嘲笑的尾声上 / 听见了自己的羞耻: / “你也不过嗡嗡嗡嗡像一只苍蝇!” // 如其我是苍蝇, / 我期待着铁丝的手掌 / 击到我头上的声音。^⑧

不难看出,从闻一多笔下开始出现的那种人格自疑、自诬,至此已发展成一种更为冷峻的自审、自否。借着“苍蝇”的意象,何其芳表达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对知识分子自我人格的一种最为勇决、最为尖锐的自我否定。中国现代的文化建设,是从一种具有复杂意义的自我否定开始的。五四精神的一个重要侧面,就在于它所表现出的自我否定。从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到郭沫若的《女神之再生》、《凤凰涅槃》,否定的精神一直贯穿了这一时期文学表现的方方面面。这是文化传统上的自我否定,也是文化人格上的自我否定。否定的意义,则在对“新生”的渴盼。这种经由否定、死灭而获新生的思路,同样渗透于当时文学的各类表现。与之相应,所有的旧事物——从郭沫若笔下的“世界”(《凤凰涅槃》)、鲁迅笔下的人生(《狂人日记》)、巴金笔下的家庭(《激流》),到胡适等眼中的旧体诗(《逼上梁

山》),都不断晃动着监牢、坟场、桎梏的幻影。几乎所有的新文学作家,都在呼唤着否定——社会的、人生的、艺术的,渴求着通过这样的否定,达到社会人生的重造。这种否定性思维外转,就化为革命的冲动,希图通过彻底地打破旧世界,以重造一个更适于人的生存的新世界的追求;内转就变为知识者的不断自省、忏悔、改造、赎罪,甚而情愿自我毁灭的道德愿景。从《凤凰涅槃》中自焚的凤凰,到闻一多的《烂果》(1923):“我的肉早被黑虫咬烂了。/我睡在冷辣的青苔上,/索性让烂的越加烂了,/只等烂穿了我的核甲,/烂破了我的监牢,/我的幽闭的灵魂/便穿着豆绿的背心,笑迷迷地要跳出来了!”“新生”的渴望总是伴随着自我毁灭的冲动。就是在1937的春天,刚刚批评完何其芳的艾青,也在他的名作《太阳》中这样描写自己的“新生”渴求:“于是我的心胸/被火焰之手撕开/陈腐的灵魂/搁置在河畔……”

这种视旧的生命为腐朽的存在、为幽闭灵魂的“监牢”的思想,是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基点之一。正是这样的心理背景,最终造就了何其芳笔下这样一只期待毁灭的苍蝇。也正是这样的心理背景,为40年代后一场又一场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准备了内在的逻辑和动力。也可以说,以何其芳笔下这只期待拍击、期待毁灭的“苍蝇”为标志,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的那种自我否定倾向,开始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从闻一多《口供》开始的那种自疑、自诬,终于演变成一种更具灾难性的自否、自毁,而给知识分子的精神自新带来了更为复杂的内容。

卑微生命的存在自由——从穆旦、 聂绀弩到洛夫

1949年之后文学中的苍蝇,总体上仍然延续着传统的道德/卫生隐喻。特别是,随着朝鲜战争开始之后普遍蔓延的细菌战恐惧,苍蝇在实际生活中的危害也被夸张到了极致。作为“四害”之首,从50年代初期起即与蚊子、老鼠、麻雀一道,成为全国广泛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誓言清除的对象。与之同时,其文学形象,也在原有的道德隐喻之外,更添加了一种新的政治轻蔑。50年代后文学中最著名的苍蝇意象,当数毛泽东诗词

中对它的描写。从1962年12月26日到1963年1月9日,在不出半个月的时间里,这位政治家兼诗人在他的作品里两次提到苍蝇。其一为《七律·冬云》的末联:“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其二为《满江红·和郭沫若》词的首尾:“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关于这些作品的国际、国内政治背景,前人已有注疏,这里要说的只是,小小的苍蝇,至此居然也与领袖的豪情、与他的襟怀天下和嫉恶如仇,与一种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核心的政治浪漫主义联系在一起,开始承担一种更为宏大的历史叙事使命。作为“一切害人虫”的代表,苍蝇的道德/卫生隐喻,在得到新的提升的同时,也开始渗透其影响到当时种种与阶级斗争有关的政治生活实践里。作为一种隐喻,苍蝇也与当时的“四类分子”一类人物建立了更密切的关系。

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上,也有人写出了一只不一样的“苍蝇”。穆旦作于1975年的《苍蝇》,按作者说法,是一篇“戏作”^⑨,但其中包含的意味,却并不简单:

苍蝇呵,小小的苍蝇, /在阳光下飞来飞去, /谁知道一日三餐/你是怎样的寻觅? /谁知道你在哪儿/躲避昨夜的风雨? /世界是永远新鲜, /你永远这么好奇, /生活着,快乐地飞翔, /半饥半饱, 活跃无比, /东闻一闻, 西看一看, /也不管人们的厌腻, /我们掩鼻的地方/对你有香甜的蜜。 /自居为平等的生命, /你也来歌唱夏季; /是一种幻觉, 理想, /把你吸引到这里, /飞进门, 又爬进窗, /来承受猛烈的拍击。

穆旦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42年参加滇缅远征军,战后成为著名的“九叶”诗派代表。1949年8月到美国,入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系读书,1949年12月与周与良结婚,1950年开始办理回国手续。几经周折,才于1952年经香港回到国内。1953年被分配到南开大学外文系工作,1955年被定为肃反对象,1957年因应《人民日报》副刊主编袁水拍之约写出一篇《九十九家争鸣记》而遭受批判,1958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此后,接受机关管制三年,“图书馆的楼道和厕所每天至少打扫两次,原有的工人监督他劳动。晚间

回家写思想汇报,认罪反省,每周去南大保卫处汇报思想,每逢节假日被集中到保卫处写思想汇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被集中劳改。接着,住房被抢占,1970年后全家下放河北农村。1972年才因“落实政策”等原因回到天津。“回国二十多年,过的多半是受屈辱受折磨的日子。”^②本来,在美国,周与良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前已在芝大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穆旦的二哥查良钊当时在印度德里大学,也曾打算安排他们去那里教书。但他们还是不顾一切地回来了。这些个人生活中的因素,当然是理解这首诗的重要背景,只从这背景,读者也不难理解这里的“苍蝇”意象所寓涵的复杂人生况味:“自居为平等的生命,/你也来歌唱夏季;/是一种幻觉,理想,/把你吸引到这里,/飞进门,又爬进窗,/来承受猛烈的拍击。”包含在这里的自嘲、幻灭、沉痛,决非一时游戏所能说清!然而,更耐人寻味的是,其结尾的这个“拍击”,也刚好构成了对何其芳当年的“拍击”想象的一种意味深长的回应。卑微生命的存在自由,是一种苦涩的自由,而围绕着这一自由,也系结着现代知识分子复杂的人生经验。如果把这算做此诗的一种主题,那么,苍蝇在中国现代精神生活史上的意义,又增添了一种新的内容。不过,就本文来说,这首诗的复杂意义,还在它无意中体现出的那种知识分子自省精神的新的变换:仔细回味不难发现,从闻一多开始即寓形于苍蝇的那种知识分子自省,至此终于抛弃了长期的极端的自诬、自弃,而开始向新的历史背景下的自我肯定趋近。

苏珊·桑塔格曾将揭破隐喻作为将身体疾病的患者从格外的精神压迫中解放出来的有效手段,就中国现代文学来说,苍蝇的隐喻同样一度加入了贬抑知识分子的社会运动,但如何祛除知识分子自我意识中的这种不洁感,却并非像揭破一项隐喻那样简单。

因为嗜腐逐臭,苍蝇意象在中国,同样很早就和死亡联系在一起。《三国志》裴松之注引《虞翻别传》:“自恨疏节,骨体不媚,犯上获罪,当长没海隅,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由于一种特殊的语境,青蝇的形象和死后的寂寞联系在一起。唐刘禹锡《遥伤丘中丞》诗:“何人为吊客?唯是有青

蝇”;李贺《感讽五首之一》:“都门贾生墓,青蝇久断绝”;清王士禛《与陈元孝诸公集光孝寺》:“青蝇为吊客,千载同歔歔”;赵翼《长洲蒋立崖明府最爱拙诗贻之以诗》:“有此神交盖未倾,一人知己足平生。他时不用青蝇弔,此日应先白犬盟”,都是以此为典,抒发的也都是对于一些不容于世者死后寂寞的伤感。

1985年,胡风去世,因悼词内容等原因追悼会迟迟不能举行,聂绀弩《悼胡风》有句:“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其中的“青蝇”意象,有人以为是“以‘三国典’为表,‘诗经典’为里”,有人以为是“借着冰箱内不会有苍蝇”,“而双关到没有青蝇似的家伙来”^③。其实,从后一句,更应想到的其实还有白居易的“火不热真玉,蝇不点清冰”、苏轼的“身为玉雪,不污青蝇”。胡风一生傲岸,聂诗对他最后归宿的如此描写,除了感叹身后寂寞,快意无人骚扰,更应有对这个“骨体不媚”的文人一生精神的赞美。客观地说,聂绀弩的诗并没有给中国文学中的苍蝇意象增添什么新的内容,有意思的只是,诗中出现的这种刻意地体现死者与“青蝇”的分隔的描写,透露出的知识分子在自我人格认知上开始重新树立的那份自信。而这从根本上又和80年代以后思想解放思潮对知识分子地位的重新估价,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呼应关系。

从周作人式的审美静观,到鲁迅式的人生讽喻;从闻一多式的自疑、自诬,到何其芳式的自否、自弃;从毛泽东式的嫉恶如仇,到穆旦式的自嘲、自怜;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苍蝇意象,不断变换出新的隐喻,也不断衬托出现代人生的新的境界。时至21世纪,生态主义思潮的兴起,也为它带来了新的内容。

洛夫写于2004年的《苍蝇》,按作者自己的说法,“是一首以叙事手法写的生态诗”。诗人自称,当处于写诗的最佳状态时,他“会以极度冷静的灵视,一种内在的看见来观察一向被人类鄙视厌恶的小动物”,包括蚂蚁、蟑螂、蟋蟀、蚯蚓、蛇蝎,以及“这只被人类非理性地视为世敌的苍蝇”。像半个世纪前写那个唱“赞美诗”的“小魔鬼”的纪弦一样,他也试图以一种超人类的眼光看待苍蝇,认为“在宇宙万物中,在神和诗人的眼中,苍蝇也是一个生命,虽然偶尔会传染

疾病，但它不是有意作恶”，批评“人从不考虑一只苍蝇在整个自然生物结构中的地位”，不考虑“消灭苍蝇是会影响生态平衡的”，“苍蝇虽身份卑微弱小，却是一个安详而无辜的存在，而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却是人的专横与残暴”^②。

如此的生态主义观点，的确使他的表现逸出了“现代”的视野，但诗人的解释，是否即能穷尽他所创造的形象的意义，仍然使人怀疑。生态主义的眼光，本该使苍蝇完全地摆脱隐喻的负累，然而，洛夫的诗给人的感觉，仍然显得相当地抽象、玄虚：“一只苍蝇/绕室乱飞/偶尔停在壁钟的某个数字上/时间在走/它不走/它是时间以外的东西/最难抓住的东西……”当我蹑足追去，它又飞了，当我“冷不防猛力拍了下去”，它却“嗡的一声/又从指缝间飞走了”。这精灵一样的生物，这能够“睥睨我这虚幻的存在”的存在，是否真的像诗人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个“安详而无辜的存在”，还是让人不无怀疑。诗的语言，总还是难逃隐喻。但无论如何，仅就这宽容的态度，这审美的目光，毕竟也标志着寄寓在苍蝇意象之中的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精神，在经历了长期的内外纷扰之后，终于再次跨入了一个能够以物观物的优裕之境。

①《发刊〈人间世〉意见书》，《论语》第38期，1934年4月。

②钱钟书《管锥编》第1册，第11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③关于苍蝇，还有一个“附骥”的成语。《史记·伯夷列传》：“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司马贞索隐：“苍蝇附骥尾而致千里，以譬颜回因孔子而名彰也。”又《晋书》卷113《符坚载记》还有一个与苍蝇有关的泄密故事：“坚僭位五年，凤皇集于东阙，大赦其境内，百僚进位一级。初，坚之将为赦也，与王猛、苻融密议于露堂，悉屏左右。坚亲为赦文，猛、融供进纸墨。有一大苍蝇入自牖间，鸣声甚大，集于笔端，驱而复来。俄而长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这两处的苍蝇，原本均无贬意。但一脱离语境，其所表现之附骥、窃密，也很难再有完全正面的意义。

④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⑤《人间世》后来的确登过一篇谈苍蝇的文章，但所谈内

容却始终不离“人类的生活一日不改善，则苍蝇一日不会消灭”的卫生宣传，题旨笔法，离周氏文风、林氏理想，都已相当遥远。见徐懋庸《苍蝇的灭亡》，《人间世》第4期，1934年5月。

⑥这篇文章的开头也是从螟蛉生子谈起，但最终所要完成的，却是对中国自古以来的“治人术”的透辟分析。其中有关“果蠃”——也就是细腰蜂的知识，同样来自法布尔。但无论就科学性，还是艺术的想象而言，都比周作人严谨、深刻。两相比较可以发现，周文不但误蜂为蝇，其注意也不过在欣赏一个特别的比喻：“这种蝇的行为好像是一个红巾黑衣的暴客在林中袭击旅人，但是他的强悍敏捷的确也可佩服。”放过周作人知识上的疏失不谈，两类文章的不同，或许也正可见所谓“生存的小品文”和“小摆设”之间的区别。不过，就鲁迅而言，这个例子涉及的其实并非苍蝇。见《坟》，《鲁迅全集》第1卷，第214—2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

⑦⑩《鲁迅全集》第2卷，第214—218页，第27页。

⑧⑨《鲁迅全集》第3卷，第40—41页，第42—43页。

⑪《梁宗岱文集Ⅲ·译诗卷》，第66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⑫《语丝》第3期，1924年12月1日。

⑬《法国七人诗选》，程抱一译，第36—3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⑭何其芳《诗歌欣赏》，《何其芳文集》第5卷，第450—45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⑮鲁迅有关现代主体这种罪孽、不洁感的表现，同样出现在他其他一些作品，如《药》、《风筝》、《弟兄》、《肥皂》等作之中。

⑯⑰《纪弦自选集》，第32页，第44页，黎明文化出版公司1978年版。

⑱《何其芳文集》，第56—57页，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⑲作者在1975年6月25日写给杜运燮的信里说：“《苍蝇》是戏作……我忽然在一个上午看到苍蝇飞，便写出这篇来。”《穆旦诗文集·1》，第3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⑳此节引文均见周与良《永恒的思念》，《穆旦诗文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㉑侯俊升《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下，第85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㉒洛夫《解读一首叙事诗——〈苍蝇〉》，《名作欣赏》2005年第13期。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邢少涛